

屈原九歌真解

劉道中 著



屈原九歌真解

屈原九歌真解

定價：新台幣200元

作者兼：劉道中
發行人：

連絡處：桃園縣龍潭鄉

中興路416巷49弄5號

電話：(03)4705584

劃撥帳號：07018724 劉道中

電腦排版：皇加電腦打字行·黃宏亮

印刷者：皇加打字·印刷設計公司

地址：桃園縣龍潭鄉南龍路82號

電話：(03)4704315

傳真：(03)4892972

經銷：各大書局

*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

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元月初版

自序

獻歲中秋夜，因有月全蝕美景，人生難得一遇，企盼一觀。故將寫本書最後一篇之時間延長，從初蝕至蝕竟，乃至初復，余未加衣，屢出外仰觀。夜涼如水，萬籟俱寂，奇景在天，貪玩久賞，不意竟獲感冒；初不以為警，蓋常罹此耳。殊不知此能吃喝能跑動之困人玩意，竟越數日不去；看醫生吃藥，初似癒，不半日又來，往往復復，欲去還留，令精神渙散，思考不克集中，致本書餘緒無力終篇。病逾月仍不癒，偶憶及蔣驥謂騷乃凶衰不祥之書。意其果如是乎？倘屈子升天為神，當應佑余助您雪恥之志大明於天下，拯民於水火之衷悃永遠流芳；余悉心解註，完全為您而作，如何能得此逾月不爽之報？如不然，您甘願嘔心瀝血之作，千秋萬世無人能解？您不求知己於人間？您願作水底永世冤魂？您不願人間常咒司馬子椒？余思之再三，認無是理，乃不信邪言，勉強振作，以蝸牛速度續走行間，終於十月下旬某日，走到全書尾端。而那一天，余亦停流鼻涕與咳嗽。嘆為一奇！

書稿送進打字行，依往例余應趁此空檔構思序文。豈料翌日，午餐後余習慣靠椅假寐片刻，按時

醒轉，突覺右拇指痠痛，不能自由彎屈；其無由而來，余冀其無緣而去，未曾理會。越日加痛且腫，余自按摩，始覺右拇指骨較左為粗大，心頓恐慌，懼是不良之物，急求教於巷內國術館，師傅謂：「常用處之骨較粗於不常用者，此屬正常，請勿多慮。」余心稍安，遂搽萬應油，貼消腫止痛膏藥，越旬不癒。看醫生，換醫院門診，兼旬如故。好友告余熱敷包好，初敷似佳，經三日反見腫大，卻覺冷洗舒服。如此變化反覆，指痛依舊；余心神俱疲，遂置不顧。際此期間，腦空如洗，指痛翻書加困，分散腦神，蒐集資料不易，本書序文無一絲波浪出現。至此，余認屈原先生磨人，已疑信參半。

事到如今，不能功虧一簣。尋思司馬光撰之「資治通鑑」不載屈原事，係高明之舉；無論好壞，不惹您為先。劉向與晁迅更是聰明，他倆既說且唱，一邊說下里巴人，另邊唱刻羽流徵。請問屈原先生，您究欣賞誰？是硬者好？抑軟者佳？回想余釋「九歌」經過順利，寫「未有汨羅魂考」卻獲近四旬之不爽，您懼此文會使龍舟競賽停掉？「惜誓」謂：「俗流從而不止兮，衆枉聚而矯直。」您未料到兩千兩百餘年後之今日仍在舉行是不？倘您預料能有今日，願否先沉於汨羅？又願否寫詩揭密？一切皆您自為，於余直解何干？您之詩作光耀千古，百倍勝於龍舟紀念；若無詩或亦早無龍舟，您何後悔之有？更無須懲罰余之明言！

或者，先生因余文而憚木根與厥之暴露，此亦大可不必。宋朝高似孫曰：「獨恨夫騷不及一遇夫子耳，使騷在刪詩時，聖人能遺之乎？」孔子刪詩，十去其九，吾儕未見之九中，不知有多少菌桂與長劍被埋掉？先生何其幸運，能將人類文化之重要旅程留下，此是功勞，何懼人知之有？況您曾經有云：「長顙頤亦何傷」，又曰：「名不可以虛作」。余文並未添油加醬，您給吾如此不祥之遇作甚？

唉！余握筆之此刻，右拇仍不能自由彎屈，不意間碰觸，竟同觸電。時逾雙月，雖然痛苦難堪，但余絕無後悔之心；而且慶幸研讀「離騷」與「九歌」過程中，發現某些人不懂未懂，且憶悟其亦不懂其他多種重要書籍。道家明明行右，而儒家明明行左，誰之解釋將兩者混淆？綿遠傳遞，竟有打倒孔家店之左打左；今世年年九月古禮祭孔，豈非百分之一萬誤解中庸？孔老夫子受祭，不流淚才怪！屈原先生，受冤挨過何止您一人，坦蕩些，千秋萬世必有知音。

余手有疾，情緒欠佳，乃致胡言亂語一通。尚祈時哲與文豪見諒，並請不吝賜教是幸！認為序。

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元月小寒之日湖北英山劉道中序於桃園龍潭

【目 錄】

自序.....	1
九歌是解離騷之鑰.....	1
九歌真解.....	35
(一)東皇太一.....	39
(二)雲中君.....	45
(三)湘君.....	50
(四)湘夫人.....	60
(五)大司命.....	72
(六)少司命.....	82
(七)東君.....	90

(八) 河伯·····	98
(九) 山鬼·····	105
(十) 國殤·····	114
(十一) 禮魂·····	124
未有汨羅魂考·····	133
一、前言·····	133
二、從「馬」字觀察·····	134
三、從「蘭、椒」二字觀察·····	141
四、從隱姓埋名方面觀察·····	153
五、從論死之文字觀察·····	159
六、從「招魂」中觀察·····	168
七、從「大招」中觀察·····	178
八、從「惜誓」中觀察·····	186

九由「遠遊」中觀察·····	189
十由賈誼文觀察·····	199
十一由東方朔文觀察·····	202
十二由劉向文觀察·····	213
十三由後世文人說法觀察·····	219
兩結論·····	221

「九歌」是解「離騷」之鑰

「離騷」是屈原寫的一首偉大不朽詩篇，它共有三百七十五句，兩千五百零三字，是我國第一首最古的長詩。詞藻美婉，內容深邃，情裡物表，怨樂互出，自來解者說法不一。屈原以其博學與才華，將一生情要盡織於此，無論你荷斧擔鋤與否，入得此山，不一定能獲花草鳥石以歸。金聖歎曾集莊子、離騷、史記、杜詩、水滸傳、西廂記等為六才子書，由此應知「離騷」的歷史地位，是特別的崇高。但是，它在我們的觀念裡，仍存在幾個問題，茲就個人所見，概述如次：

一

「離騷」的創作時間無法肯定。古人寫作沒有署名和副署時間的習慣，後人研究，只能從詩文的

內容，對照他的經歷，作概略的認定。而屈原的這首長詩，因其表現方法特異，後之讀者各有認定；我們一致認同的，是他從門閥及出生時間敘起。至於寫到何時結束，則是言人人殊。所以對於「離騷」的創作時間，便有許多不同的說法，例如：

司馬遷在史記屈原賈生列傳中說：

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平屬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為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

漢·劉向在「新序」卷七中說：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大夫，有博通之知，清潔之行，懷王用之。秦欲吞滅諸侯，并兼天下；屈原為楚東使於齊，以結強黨。秦國患之，使張儀之楚，貨楚貴臣上官大夫、靳尚之屬，上及令尹子蘭、司馬子椒，內賂夫人鄭袖，共譖屈原。屈原遂放於外，乃作「離騷」。

漢·班固在「離騷贊序」中說：

屈原初事懷王，甚見信任，同列上官大夫妒害其寵，讒之王，王怒而疏屈原。屈原以忠信見疑，

憂愁幽思而作「離騷」。

漢·王逸在「楚辭章句」卷一中說：

屈原與楚同姓，仕於懷王。……王甚珍之，同列大夫上官靳尚，妒害其能，共譖毀之，王乃疏屈原。屈原執履忠貞，而被讒邪，憂心煩亂，不知所愬，乃作「離騷經」。

漢·應劭在「風俗通義」中說：

懷王信任佞臣上官、子蘭，斥遠忠臣。屈原作「離騷」之賦，自投汨羅。

唐·羅隱在「羅昭諫集」中說：

屈出自楚而又仕懷王朝，雖放逐江湖間，未必有腹江魚意。及發憔悴，述「離騷」，非所以願願逗留，抑由禮樂去楚，不得不悲吟嘆息。

宋·錢杲之在「離騷集傳」中說：

從彭咸所居——案原作「離騷」，在懷王時；至頃襄王遷原江南，始投汨羅，不當預言投江事也。從彭咸所居者，猶言相從古人於地下也。

明·黃文煥在「楚辭聽直」中說：

太史公為原作傳，而未詳列其任左徒何年，卒何年；二十五篇之作，分屬何年。迄今世遠年湮、茫無繇定，令人感太史公之疏。意者當時亦未易知耶？就「騷」之中，補史之闕，大略可考者，「離騷」作於懷王時，其餘俱作於頃襄時。

清·王夫之在「楚辭通釋」中說：

今按舊注所述，是篇「離騷」之作，在懷王之世。原雖被譏見疏，而猶未竄斥。原引身自退於漢北，避群小之慍，以觀時待變，而冀君之悟。故首述其自效之誠，與懷王相信之素，譏人交構之由。而繼設三端以自處，游志曠逸，舒其愁緒。然且臨睨舊鄉、踴局顧眄，有深意焉。至於終莫我知後，有從彭咸之志，矢心雖夙，而固有待，未遽若「九章」之決也。

清·俞樾在「春在堂全書」楚辭人名考中說：

當屈子之作「離騷」，尚在懷王時，及懷王死，頃襄王立，屈子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豈在懷王時早有死志乎？至其後為襄王遷之江南，乃投汨羅而死，去作「離騷」時遠矣！

民·劉德重在「楚辭注釋」中說：

有可能寫作「離騷」的時間，就只剩下秦楚絕交之後，懷王入秦之前這三年了。……這時，屈原

又正好四十上下，處於思想成熟、生命力旺盛的階段。他在不斷的、劇烈的政治鬥爭中，眼看祖國的命運一步步地發展到這般田地，於是以不可抑制的悲憤心情，爆發出像長江大河一般雄偉的詩篇，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此，不論是從當時的歷史背景看，還是從作者的年齡特徵看，「離騷」作於這一時期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民·王熙元在「屈原評傳」中說：

當他替懷王起草憲令，上官大夫嫉妒他的才能，在君主面前譏毀他，懷王因而氣怒，從此開始疏遠屈原。這時屈原約三十歲左右，因一片忠心，竟被小人所譏，憂心傾亂，遂作長篇自敘詩——離騷，以表明忠貞的志節，抒發幽憤的情懷。不過創作的時間，或許是在放逐漢北以後。

除上述十二家外，還有宋代的洪興祖、朱熹，明代的張溥，清代的蔣驥、王懋竑、畢大琛，以及近代的陸侃如、林庚、蕭兵、湯炳正、孫作雲、馬茂元、胡念貽、戴志鈞、磊石樵等先生均持「離騷」是作於懷王時代的觀點。或許另有更多的先生持此看法，請恕我涉獵不廣，不能陳述於此。至於主張「離騷」是作於頃襄王時期的，則是：

清·顧成天在「離騷解」中說：

故都指郢都言，楚世都也。懷王（按是頃襄王）二十一年秦拔郢而楚徙陳，原望襄之恢復，至是更無望矣，故曰又何懷也。蓋在既遷之後，「騷」之作斷於襄世，去懷沙之曰相近無疑。

清·王邦采在「離騷彙訂」中說：

洪氏謂（離騷）作于懷王之世者，由于讀腐史本傳，而未深究之耳。本傳王怒而疏屈平，敘所以見疏之由：憂愁幽思，而作「離騷」，敘所以作騷之故，為一篇之總冒。非謂懷王怒而疏之，即作如許哀慘之音也。果爾，與遠之則怨者何以異？

清·王閻運在「楚辭釋」中說：

頃襄初立，原年四十有六，名高德威，新王初立，勢不能不與圖事。原乃結齊款秦，薦列衆賢，詆毀用事者，衆皆患之，乃譖以本欲廢王，又以懷王得反，將不利王及令尹。王積前怒，……因是誣以貪縱專恣，放之江南，而反以忘仇和秦為其罪。原因記其薦達者於令尹，而所薦者趣時易節，附和阿俗，國事大變。原忠憤悲鬱，無所訴語，故行吟湖皋，作為此篇（離騷）。不敢斥王不孝，及致切怨于子蘭。

民·魯迅在「漢文學史綱」中說：

頃襄王立，子蘭為令尹，亦讒屈原，王怒而遷之。原在湘沅之間九年，行吟澤畔，顏色憔悴，作「離騷」，終懷石自投汨羅以死，時蓋頃襄王十四、五年（前二八五或六）也。

除上述四家外，還有清代的胡濬源，及近代的郭沫若、游國恩、傅錫壬、姚雲山、郭鼎堂、劉維崇、鄭坦、譚介甫、蔣天樞等先生亦持同樣看法。有些先生對史記屈原列傳，握個人觀點，用新讀法，將太史公的記敘解作：頃襄王時寫「離騷」的。這一點我是不敢苟同，故仍列入懷王時代。在太史公寫史的那個年代，書籍固然沒有今日多，但也是要用汗牛充棟形容，加上從四面八方蒐集來的史料，千頭萬緒，全由他一人整理，沒有成群的學生或翰林作助手，教他如何弄得清莊周是如何？荀況是如何？屈原又是如何？過去我曾數次不輕不重地指陳過，然從未越雷池稱作「腐」。當然，稱史記為「腐史」的並不只某一人，這稱謂無疑是由腐刑而來，若僅取一字加於「史」或「文」之上，給人總有一份別的聯想，對待名垂千古的大史學家，未免失禮。話已言遠，關於「離騷」的寫作時間，還有認為是起於懷王時，而成於頃襄王朝的。例如：

姜亮夫在「屈原賦校註」中說：

按諸家皆言離騷作於放逐之後，此究極言之，非其實也。屈子放逐在頃襄王初年，而離騷之作，

當始於懷王十六年為上官大夫所譏而見疏以後，成於懷王入秦頃襄嗣立之後。

另外，劉永濟在「箋屈餘義」，衛瑜章在「離騷集釋」中，均有相類的看法。在此我必須說明的：屈原一生被放逐兩次，第一次是懷王十六年去漢北，第二次是頃襄王十二年去湘、沅。凡言放逐，不能視作頃襄王時，得讀其上文才能決定。本文以上的分法，皆類此。

兩千餘年來，學者對「離騷」的創作時間，還是筆墨官司不止，沒有一個令人心服口服的說法，這是「離騷」難解的第一點。

一一

「離騷」這個題名的意義為何？亦是研究者爭論的焦點。這首不朽詩章是個萬花筒，觀者所見各異，對其題名的意義當然各有所解說。今日坊間有售的有關書籍，以游國恩主編的「離騷集義」，及史墨卿著的「離騷引義」二書，所蒐集的解釋最多，我就揀個方便，從這二本大著中抄錄二十餘則於後，不再註明出處，請你原諒並欣賞。